

人在旅途>>>

一次偶然的交会，而后继续各自人生轨道的延伸，这也是一种朋友。

## 路上的朋友

□庄学

“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，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……”火车车轮的铿锵声伴着车厢里的喧嚣时疾时缓，宛如一曲人生长调。

邻座的小伙子与对面的姑娘虽是初识，却轻声细语不停地说着什么。我眯缝着眼，斜倚靠背打盹，他们的交谈断断续续地飘进我的耳畔，大概是些暗含了关切的话语吧。对他们来说，无论是不是场艳遇，这都是一次美好的邂逅，彼此都有可能成为短暂的或永久的朋友。

火车停靠在一个又一个站台，我的邻座和对面的乘客换了一个又一个。小伙子与姑娘不见了，是下车了吗？我曾经也期待这样的邂逅，曾经也有过这样的邂逅，岁月流转，韶华易逝，记忆如荡起涟漪的水面，把那些深处的些许打捞起来。

记忆中的青葱岁月，服役于千里之外，常与火车为伴。也是与邻座，家住三门峡的同龄人相谈甚欢，海阔天空，漫无边际，彼此不设防，到站挥手作别，各走一方。后来常想，三门峡的小伙子如今会是啥样了呢？也与当值的列车员聊起自己的家乡，原来我们同居一城。她对老城老街的描述使我想起了曾在那里发生的一次相亲。相亲终告失败，我却对老城老街有了诸多联想。列车员也是我的同龄人，我们相互留下了地址，三十年了却再无丁点联系。一次偶然的交会，而后继续各自人生轨道的延伸，这也是一种朋友。

记忆深刻的一次邂逅，发生在我回洛探亲的途中。火车停在金陵古城站，上来一个瘦弱的女子，坐在了我的对面，很是知性。后来熟悉了，我称她为“豆芽菜”。因了对文学的共同喜爱，也因为一部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说，拉近了我与“豆芽菜”的距离，从小说中的人物说到作者，从作者又扯到某一个作家群，继而把话题转移到了古希腊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，我们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深为赞同：既然我们都是凡人，就不如将友谊保持在适度的水平，不要对彼此的精神生活介入得太深。三十年了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彼此对于生活的分寸，偶尔的不期而遇也充满了臆想中的惊喜，但不介入得太深，这，更是一种朋友了。

人生的列车驶过一站又一站，有的停靠了，有的却擦肩而过。朋友也曾有过许多，有萍水相逢的偶遇，也有无言中就能知会对方的深交；有的陪伴你走过了一段或愉快或艰难的时光，有的也许在无意中伤害彼此……

列车风驰般驶过，理想中的风景依然在未知的远方。“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，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……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。”歌声从列车的广播中轻柔地飘过来。

若有所思>>>

每一个名字都是尊贵的，因为它所代表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，是自然造化的结果。

## 大话名字

□俞祥波

名字，生不带来，死后却差不多都能带去。没有被带去的，就成了“芳名远扬”或“臭名昭著”，要么“流传千古”，要么“遗臭万年”。

名字是一种寄生物，本身无法生存，无法获得价值和意义，只有寄生于它所代表的人，才能使自己要么熠熠生辉，要么仅作为一个符号被周围的人使用。

从字面来看，名字本身也许有雅俗之分，但本质上每一个名字都是尊贵的，因为它所代表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，是自然造化的结果。

小孩子最喜欢给自己改名字。我有个同乡，小时候改过很多个名字：父母给取的名字叫俞祥峰，他不满意，改名俞祥添，不久又改为俞祥冲，说冲锋的冲最好，有力量。后来他又将名字改为俞祥反，因为他认为和别人唱反调是一件乐事。我也曾经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，同时为了难倒老师和课代表，把我的名字俞祥波写成俞岸钵，结果挨了老师一顿训斥，又灰溜溜地改了回来。改名字，似乎是小孩子在追求自己做主的权利和自由，或者是一种创作欲望的表现。

要想不重名，起名时非得下一番工夫不可。我自己的经历中，对一个名字记忆异常深刻，那就是“陈颖”。我认识一个40多岁的阿姨叫陈颖，还认识一个30多岁的陈颖，和一个20多岁的陈颖聊过天，教过一个16岁的学生陈颖，同事5岁的女儿也叫陈颖。巧的是，前段时间，我姐姐给女儿起名，征求意见，问我：“陈颖这个名字怎么样？”我差点晕倒：难道天下女子皆“陈颖”吗？

汉字的谐音字是丰富多彩的，与名字谐音有时候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。比如“吴燕美”让人想到“无烟煤”，再美的人，名字一出口的瞬间也变得黑糊糊的；“邵亚玲”则因为音似“抬哑铃”而让人心生沉重感；还有“倪扬”，让喊这个名字的人打起十分精神，慢慢地读，如果语速快读成了“娘”，那可就亏大了。认真考虑起名，包括对名字谐音的考虑，是对别人的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爱护。

名字于个人很重要，于商品、公司或者活动更重要，所以给商务活动或者其他活动起名都得重视。好的名字，叫起来确实有一种美感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比如，捐资助学的活动叫“希望工程”，大气而寓意深长，充满关怀；关注女童的活动叫“春蕾行动”，也是形意兼美，让人心生怜爱。

闲读偶记>>>

我以天地为笼，养四方鸟雀，晨听清音婉转，暮看归影点点，何其快哉！

## 羽翅间的眼光

□村姑

东晋高僧支道林，曾得到一对小鹤。小鹤翅膀长成，翩翩欲飞，他心里不舍，就剪短了小鹤的翅翎。小鹤高举翅膀却飞不起来，回头顾盼，满眼懊丧。支道林心中愧疚：鹤有直冲云霄的资质，怎么能把它们当玩物呢？于是，养到小鹤翅膀再长起来，支道林就把它们放飞了。

读《世说新语》，至此，我合上了书，在心中一遍遍地重温相隔千年却依旧可触的美好。我看到了僧人那久久伫立的身影以及凝望飞鹤的目光，那目光沉静而慈悲，含着微笑、欣慰，追寻着鹤影，看它们触摸白云的轻柔，测量蓝天的高远，享受自由的快乐。那一刻，我心与鹤同翔。

又想起了宋朝诗人林逋。他养了两只鹤，大了，就把它们放归自然。鹤飞入云霄，盘旋良久，却落了下來，不走了。林常泛小舟，游西湖诸寺。有客来访，鹤便飞往西湖寻他。

林见鹤，便掉舟返回。人们皆称林有“鹤子”。

怀着一颗悲悯之心，鹤快乐，人就快乐。当泛舟西湖的林逋听到鹤唳，一定会停下手中的篙，仰起脸，目光里流露出舐犊之情吧。鹤在这样的目光中飞翔，应该是幸福的，因为空中有个广阔的家，地上还有个温暖的家。

我不曾见过真鹤，但鹤影却在诗中仙客一般飘逸着高洁着。“徐引竹间步，远含云外情”，高蹈漫步时是遗世独立的隐士；“低头乍恐丹砂落，晒翅常疑白雪消”，临水顾盼时是卓尔不凡的仙子；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最能引发逸兴诗情；“飞冲直上凌虚空”则饱含着生命之美。鹤翅上记载着人们多少喜爱和向往的目光啊。

《诗经》云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。”有人说九皋是深泽。鹤鸣于湖泽的深处，它的声音很远都能听见。我更愿意相信，这九皋就是洛阳南伊水边的九皋山。青山迤逦，佳木繁荫，伊水汤汤，草茂鱼肥，群鹤翩翩，且舞且歌。冬去春又来，与人作芳邻。

“人待鹤如客，鹤见人鹏飞”，那美妙的境界千百年来明丽着人们的眼。何时，鹤能重鸣于九皋，起舞于伊洛？

没有鹤翔的天空是单调的，没有自由的翅膀是悲哀的。早晨，窗外总有阵阵鸟鸣声，那是邻居养的鸟，困在笼子里跳上跳下，却没有展翅的空间。我常想，这鸣声是对蓝天白云的渴望，还是无奈悲愤的控诉？养鸟人啊，爱的目光里，不该含有自私。每一双翅膀都应是自由的，它们属于树林、湖泊、溪涧和天空，属于它们自己。

我把吃剩的米饭盛在鞋盖盒里，放到窗外。天地之中，万物同尊；天生五谷，人禽同享。我以天地为笼，养四方鸟雀，晨听清音婉转，暮看归影点点，何其快哉！



副刊

投稿邮箱: zhout9461@163.com  
电话: 65233686



# 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  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